

# 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## 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二八五 慚愧懺悔 止惡修善
- 二八六 開佛店
- 二八七 家庭便是道場
- 二八八 顛倒的時代
- 二八九 履三寶地
- 二九〇 治習氣破塵網
- 二九一 但去凡情 別無聖解
- 二九二 過年
- 二九三 收心
- 二九四 正路
- 二九五 不以拙示人
- 二九六 君子非常人
- 二九七 火中蓮
- 二九八 一線光明
- 二九九 善護譏嫌
- 三〇〇 真實佛弟子
- 三〇一 入三寶門
- 三〇二 貼金
- 三〇三 公安
- 三〇四 善女人的藍天

## 善修惡止 悔懺愧慚

您經常反省自己的言行，進而心生慚愧與懺悔嗎？  
您依著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而生活嗎？

印祖說：「想要學佛祖了生死，須從慚愧、懺悔、止惡、修善而來。」

如果您不曾發起慚愧、懺悔的心，那當然就不會有止惡、修善的事，斷定也絕無了生脫死的念頭。既不覺生死沈淪的可怖，那麼志求往生西方的切願，也就非常稀薄了。

當然，許多修行人，看到「恒以慚愧水，洗滌懈怠心。」或「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」的警偈，都會悲淚涕泣，身毛直豎，於自所造惡業，心生慚愧，進而凝神內省，並陳露先惡，改往修來。懈怠放逸的心，於焉得到重新調整。

然而，印祖又說：「持齋、警策，意甚真切，但須腳踏實地，儘力做去，否則便成爲妄語中妄語。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，世間多少聰明人，皆以唯說不行，了此一生，徒入寶山，空手而歸，可痛惜哉！可痛惜哉！」

「唯說不行，是妄語中的妄語。」祖師毫不留情地單刀直入，把我們想矯飾，想偽裝成修行人的面具，徹底掀除。光會說而不去做，這就不是真正修行人的行爲。慚愧、懺悔，也不是成天掛在嘴邊的口頭禪。慚愧、懺悔的力量是足夠讓心中潛藏的貪瞋癡，掃蕩無餘，進而切實實踐止惡、修善的「二那向道、淨心、解脫、成佛的因心，豈不就在無有雲翳的晴空，熠熠生輝嗎？」

佛學，它不是記問之學，而是一門著重身、口、意功夫的覺學。成佛是透過覺察與覺悟的能力，進而成爲一位大徹大悟的智者。因此印祖又說：「若學佛人，不以躬行實踐爲事，則與世之伶人無異，在當場苦樂悲歡，做得酷肖，實則一毫也與己無干，如此便是好名惡實的痴漢。」這一聲聲，一句句的警勉，猶如法鼓，震聾發聵，讓修行人的偷心無所遁形。我們能不慚愧？能不懺悔？能不時時止惡修善嗎？

# 開佛店

雪公言：「誰真信佛，誰了生死。開佛店的人，只會入地獄。」

開佛店，聽來多麼令人赭顏，這是表裏不一的行徑啊！世間的法令，有的罪過可用罰鍰來抵消。然而佛門中講的因果是通三世，各人所造的業力，是無法用金錢來交易酬償的啊！再說，在這充滿功利，向錢看齊的滾滾紅塵，清淨之地的佛門，若也以捐款的多寡，來論定尊卑，那就大大的沾污了佛法，並且誤導眾生了。

雪公在世，一再叮囑弟子：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帶角還。」還說自己的錢，可以丟在河裏沒關係，施主捐的錢，一分錢，要當十分用。並且買磚的錢，不能拿來買瓦，買瓦的不能挪來買磚。佛門，是以戒定慧來修繕心性的地方，施主的一分一釐，都是為修行人了生脫死，所以受者必得要十分戒慎恐懼，白花花銀子的背後，是有因果要背負的。反之，張掛起佛堂的幢幡，敲打起法門中的器物，假修行之名，向徒眾斂取錢財，這販賣佛法，欺誑眾生的行為，就是名符其實，令人唾棄的開佛店了。

印祖說：「富貴迷人，可畏之至，平常人，手中或有轉交之錢，尚非己物，則心念便變，而為諸惡。況真有大數，而不變其心者，能有幾人？」

財帛動人心，所以與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同列為地獄五條根。在佛門中轉接錢財，心都會被財氣所染濁，更何況存心偽飾，巧詐眾生的開佛店者呢？當然只有下地獄的份。

當今是個多金的社會，也是腐蝕人心的社會，身為佛教徒，有財力者，當心存無漏布施，萬萬勿將甚深微妙的佛法，當作糟粕般地踐踏，也絕不挾大施主之威名，在佛門中自高自重。而大眾既開出世大法，更當戒定嚴飾，三業清淨，愷悌慈祥，讓有緣者，感受感化。這是以德行來護教護法，也是不論有錢無錢的佛教徒，要勉力前行的菩提大道。

## 家庭是道場

三十年前，謝東閔先生擔任臺灣省主席時，曾大力呼籲「客廳就是工廠」的口號，當時勤奮的臺灣百姓，家家戶戶，老老少少，或蹲或坐在客廳的一角，不眠不休地趕做加工，真是晨夜宵宵，寒暑勤勤。就這樣將臺灣的經濟，漸漸推昇到亞洲四小龍的行列。

而印祖則呼籲在家居士們，要以家庭為道場。印祖說：「家庭便是道場，以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朋友、親戚盡作法眷，自行化他，口勸身率，使其同歸淨域，盡出若輪，則可謂戴髮高僧，居家佛子矣！」

家庭，是一群血源相通，有長有幼，有男有女，共食群居的地方。這些以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朋友、親戚互相稱謂的人，都是自己生命的共同體，不只這一生緣份獨勝，更是宿世因緣牽連的有緣眾生。他們化作眷屬，或來報恩，或來求償，這多生多劫的因因果果，唯獨靠著佛法，才得以了斷。所以今既聞出世大法，便當口勸身率，趕緊度化眷屬，令彼念佛求生淨土。

當然，勸引家人學佛，絕非易事，尤其年輕信眾。雪公曾告誡青年學子：「度化家人，首要以孝友治家。」又說：「白衣學佛。不離世法，必須敦倫盡分，處事不忘菩提，要在行解相應。」

敦倫盡分，孝友治家，是度化家人學佛的起步，也是將家庭變成道場的催化劑。佛教原來就包括了世間及出世間諸法，學佛本是以克盡人道為根基，所以佛教徒若於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等事上，無法竭力實踐，那麼起步便遜了一籌。客廳可以變成工廠，家庭當然也可以化為道場。道場是長養慧命的地方，佛弟子在自行化他中，能以家人慧命為重，於父言慈，於子言孝，上敬下和，那麼這道場中的世法基礎便穩固了，就好比萬丈高樓的地基堅實了，於此再往上增修出世大法，便容易多了。佛法講萬法唯心造，因此只要事事秉乎誠心，依聖人言教行去，戴法高僧，何難之有？

# 顛倒的時代

雪公言：「現在是顛倒的時候，什麼樣的好事，一辦就變質。咱們團體，就希望你們保住真正的理論，求真正的道。能如此，才能對得起民族、國家及自己，修的法門，也才能成就，否則皆對不起。」

這是一九八三年，雪公在世時的開示。在十五年後的今天，世事人心的顛倒，較之當日，不知更加重了多少倍，每天翻開報紙，打開電視，人世間的顛倒事，便怵目驚心地震駭著你。唉！這世間怎麼以這樣悚人的速度在墮落呢？

顛倒的時代，就是貪瞋痴橫流的時代。人們以貪瞋痴在辦事，當然好事也會變成壞事。貪瞋痴，就像毒液一般，任何人隨著耽染的深淺，小則身敗名裂，大則家毀國亡。

唉！隨著人心的顛倒，眾生的福分也變得愈來愈薄了。看哪！大地在怒吼了，水不乾淨了，空氣也混濁了，陽光含著強烈的紫外線，雨水充滿著酸性，它們再也不溫暖和滋潤人們了！蔬果和食物殘存著農藥和化學添加物。而許多人模人樣堂堂皇皇的外表下，都裹藏著猛獸魑魅的狂野惑亂。齷齪的人心所變現的器界，當然是充滿荊棘和泥濘。渺小卑微的人類啊！你何以這般無知地在醜化自己，毀壞大地和滅絕後代呢！

醒醒吧！災難已經就在身邊了。我們要眼睜睜地看水流舟嗎？就這樣束手就擒，無力回天嗎？

至於什麼是真正的道，真正的理論呢？真正的道是亙古不變的聖言量，是佛陀和聖賢嘔心瀝血的言教與身教，只有它，才能夠讓人類的靈魂昇華，只有它，才能牽引著芸芸眾生，遠離顛倒夢想，免除貪瞋痴害，進而超出三界火宅，徹底獲得解脫自在。所以有心人的你，不論昔日是如何地在物慾中打滾，是如何地鄙視和冷漠聖人的教化，只要此刻肯凝神定念，整飭身心，不畏孤寂地奉行聖人的誨諭，則自己這一期生命，終將是既崇高又聖潔，即此一生，自必成就有分！

## 履三寶地

履三寶地，怎麼樣？不可空過。

佛門，是引導眾生出離生死的聖地，是要迴脫流俗知見，滌蕩顛倒習氣，澈底放下是非、人我、體面界牆、身見慢幢、愛染情性的淨域。因此出入佛門，要一次次、一番番地熄滅世法妄見，長養出世聖胎。

經上說，人道難生，佛乘難逢。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？因此雪公常勸勉弟子：「已聞佛法，不可空過。」且讓自己靜下心來想一想，走在佛道上這些年，究竟對生死大事，有了多少把握？世間的財色名食睡，來到跟前，耽染依舊？攀緣如昔嗎？如果身處夢幻塵勞，還是載浮載沈，面對是非煩惱，還是脫卸不了，眼前活計，硬是糾纏不清，那豈不是任憑百千萬劫難遭遇的如來出世大法，在自己生命的流程裡，白白逝去！

唉！經上也曾說，佛不到世間，無人可得解脫。而佛真正到了世間，亦非人人可得解脫！即便是三寶弟子，讓佛法在瞥爾邂逅中，擦肩而過的，比比皆是啊！

看世間那位眾生，不迷惑顛倒？既然身陷迷陣，那能成就什麼好事？是生死凡夫，總是終日在起惑、造業、受苦中流轉不息。而佛乃大醫王，出示甚難稀有的阿伽陀藥，只要眾生肯服，便可清醒，進而破迷啓悟，止歇狂心，終至離苦得樂。這天大的便宜，為何總是不撿？

眾生福報有厚有薄，少福之人，是無法聽聞佛法的，而佛弟子除修福行善外，還要努力修慧，否則種福享福，依舊散亂。即便是對佛法能夠接受了，境界卻未曾提昇，生不起歡喜心，昏沈便悄悄來襲。抑或稍有境界，能起覺悟，卻不守佛門規矩，以為來日方長，錯失種種修行機會，這心便自放逸去了，那麼，一旦懶惰為性，在斷惡修善上，便不會勇悍，這就成了「懈怠賊道心」了。因此只要有了散亂、昏沈、放逸、懈怠這四大魔障，遇到佛法，想不空過也難！所以凡履三寶地之佛徒，須猛念時值惡濁，身世無常，幻緣虛假，一旦失卻人身，三途便易入難出，今生不求度脫，千生萬劫，將復何期？豈可顛預空過？

## 治習氣破塵網

印祖說：「修道之人，以治習氣為修行第一步工夫，若能克除一分習氣，其工夫方始實得一分，否則有因無果，難得與佛相應也。」

治習氣——稍涉佛理之人，誰人不知？何人不曉？偏偏理上明白，事上顛倒，只要遇境逢緣，便迷糊地隨習氣牽引推墮，正當此時，果能覺察到習氣作祟，便叫工夫增進。然而多半人都是事前渾噩不知，事後懊惱不已。

要掙脫塵勞的罩網，是要有些力道的，就像那待孵的雞蛋，需要母雞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地抱著覆著，一股作氣地，小雞才得破殼而出。如果母雞一面孵蛋，一面遊蕩，雞蛋在無法持久熱溫的情況下，小雞又何由得見天日？所以要以出塵網，也得修行到一定的水準，這水準決不是只憑花拳繡腿，就可以打造得出來的，因為六道的銅牆鐵壁，不知要比蛋殼堅硬多少萬倍？

所以改習氣，是要痛下決心的。像戒煙，何以有人戒得成，有人戒了又犯，甚至一輩子都戒不了？須知世間的色聲香味觸法，無處不在，無孔不入，卻又察覺匪易，修行人在不覺之間，隨俗沾染。佳餚當前，偶而一嗜。好款衣物，聊表風格。華宅美屋，暫時休憩。精品雅物，稍事裝點。念頭微動，積少成多。咳！那來的工夫，講究出塵解纏呢？何況這些都是惡業的增上緣，千層錦套愈往裏攢，出塵的機會是愈加渺茫了。

慈舟大師說：「自己要深自省察自己，凡夫心中所想的事不想，凡夫作的事不作，凡夫說的話不說，即三業轉。先從身口意三業作起，口非佛法不說，身非佛法不作，心非佛法不想，這樣才能轉凡成聖。但還要時刻考察自己轉得動，轉不動？世間事引誘我，我斷盡沒有？還作不作？貪瞋癡還起不起？」何等懇切明白的指點啊！好話不在深淺，受用便是良言。但願你我的修行，不是竹籃提水，有因無果，無法與佛感應道交才好！

# 但去凡情 別無聖解

雪公言：「凡夫之念，宛似瀑流浪花，倏生倏滅，剎那不停。例如對境忽貪忽離貪，忽瞋忽離瞋，如是乃至喜、憂、愛、惡、散亂、掉舉，一切一切，總是展轉代謝，曾不暫息。一個念頭一顆種子，遂致煩惱岸邊越趨越迷，生死海裏越溺越深。」的確，每個人每天都在跟自己的念頭打混戰，終日戰得團團轉，想到底輸了什麼？又贏了什麼？世間事是一家溫飽千家怨，是慶者在堂弔者在閻的啊！這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和稀泥，絕大部分的人，就在這般妄想和混亂中，走完一生。

或許有人會反駁：「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安分守己的養家活口，既不害人，也不搶人，怎麼說是混亂過一生呢？」

祖師大德說，不修行也是佛，修行也是佛。佛性是人人本具的，凡夫因起無明，所以佛性被包住了，於是在惑業苦中浮浮沉沉。這包住凡夫本性的東西就叫凡情，所以「但去凡情，別無聖解。」只要把凡情去了，就成佛。而什麼叫凡情呢？就是喜怒哀懼愛惡欲。因此，雖然你是安分守己的殷實百姓，只要未曾留神自己的起心動念，也是終日在七情六慾中迷惑顛倒。更何況崇尚縱慾、狂歡、不畏因果的現代人，其情唯恐不迷不濃，其苦也就愈陷愈深。

如何在亂陣中，突出重圍，為自己帶來一線生機？「但去凡情，別無聖解。」世間的凡情，是詭譎多變的，卻同時離不開癡迷二字，偏偏閻浮提眾生又是「愛不重生，不生的有情眾生。唉！看那彩蝶逐花，飛蛾撲火，蛆虫趨糞的事例，娑婆世界的眾生，一樣終日沉溺在愛執的世界中，不得超脫，也因此生死不斷啊！

儒家以立人倫來正情性，佛家以斷凡情來脫生死，七情是不用教自然會的宿習氣，佛力不可思議，心力也一樣不可思議，心不向佛，則背覺合塵，不造好事。心果能向佛，則背塵合覺，所行無非佛事，那麼魔障也就可以漸漸去除，去習氣、除凡情就是去魔。咱們淨宗行人，要以念佛來驅除心魔，一心一意地念佛，才能與佛感通，當每個妄想都化做一聲聲佛號時，那就是凡情迴脫，聖解現前。



# 年過

過年前，大夥兒忙著辦年貨，忙著大掃除，忙著為孩兒添新裝，也忙著應節送禮。過年了，便忙著世間的團圓會，忙著送紅包，收紅包。接著忙著拜年，喝春酒。好不容易年過了，還要再忙著搶購打折品，花完年終獎金。一連串的張羅忙碌，是這麼地順理成章，歡天喜地，人們年復一年，總不忘在過年時，營造出生命中歡愉的高潮。就這樣，沒有一個孩子不懂憬著過年，也沒有一個大人不盤算著過年。於是乎，世俗生命的軌跡，和著吃喝拉撒、喜怒哀樂，譜出了眾生形形色色的生命組曲。

而同時，大部分的修行人，也應景地，熱鬧地跟著過年，口裏說著吉祥道賀語。然而細細沉思，生居娑婆，那來萬事如意，心想事成呢？那才算愛語安慰罷了。這世間覺不會因為口說吉祥，心想吉祥，便一切吉祥的。老病死苦總不分春夏秋冬，閒忙晨昏，它隨時都會來扣門突襲。君不見過年前，雖是滿街喜氣洋洋，熱鬧滾滾，卻也有數十萬人，因不堪寒流侵襲，而感冒呻吟床第。醫院更是人滿為患，殯儀館依然白幢飄搖，哀樂不斷。面對此境，如果您認為事不關己，那就太駝鳥主義了。

看過螞蟻搬家嗎？一隻隻的蟻兵蟻將，口中咬著食物，十萬火急穿梭運送，牠們倒真會未雨綢繆啊！我們修行人，能夠有點螞蟻雄兵的憂患警醒嗎？能夠換個心理，用忙著過年的勁道，來為自己的生死大事緊把繩頭做一場嗎？若果不能，那麼經過一個鑼鼓喧天，吃喝玩樂的農曆年，便也忘形地鬆懈了心防，失卻了覺照，好不容易才調服的妄心，又蠢蠢欲動，操持不住了，那將是多麼遺憾可惜啊！

古德論悟道因緣，何處不是？忙碌的年，我們可會找到立足之地？

# 心收

「現在好多銀行和旅行社都在辦優惠旅遊，咱們趁春假，到日本賞櫻花吧！」

「你玩興還很高啊！」

「趁手腳還能動，不趕快玩，要待何時？」

「我不敢去。」

「怕空難啊？咱們念佛人，有佛祖保佑，不會這麼倒楣啦！走前再保個一千萬意外險，這總可以了吧！」

「不是這原因。」

「那爲什麼？你老是不動，會得老人痴呆症的。」

「正因爲老是漏三忘四的，想想來日無多，更不敢放逸。」

「唉呀！別說衰喪話，只要二、三萬塊錢就夠了，又有素食餐，去散散心啦！」

「最近看印祖文鈔，祖師說半百之人，內功要重於外功。想想自己既沒行善的外

功，也沒念佛的內功，成天俗務纏身，深恐不得往生。」

「彌陀經不是說可以十念往生嗎？咱們修行了二、三十年，到時候只要有人助念，

應該沒問題吧！」

「別以學佛時間多長來欺騙自己了，愈想愈慚愧，學佛這麼久了，內功卻鬆鬆垮

垮。祖師說：『生死大事，須當預辦。若待臨行方修，恐被業力所奪，到時債主怨家，

群相繫縛，那容你過。』咱們臨命終時，如果昏迷在床，家屬又只照他們的意思辦，如

何正念往生呢？」

「你最掃興了，每次提到玩，就說些有的沒的，難道念佛人就成天在那念佛等死

啊？」

「唉！這就看我們道心切不切，信願堅不堅固，能夠念佛等死，就有備無患。印祖

也說：『學道之人，念念不忘死字，則道業自成。』人家祖師是時時刻刻以將死之心在

念佛，咱們外緣這麼多，又怕死，等到真正要死了，必是手忙腳亂。」

「被你說得心裏都毛毛的。好吧！不去就不去，我問你，這假期你怎麼加強內功？」

「乾脆咱們來打個佛七，到彌陀願海內淌一淌吧！」

「好吧！櫻花又不是沒看過，就依你，收心念佛便是。」

# 正路

雪公言：「大家學佛，學佛的目的是爲什麼呢？真正學佛的目的就是解脫，就是了生死。要是學佛辦不到這一層，就是沒學佛，既不爲了生死，就是胡攪光陰，一點好處也沒有，得了現世福報，是第三世的冤業啊！」

的確，很多人學佛是爲求現世的福報。布施錢財，濟貧扶困，印經放生，心中也都另有祈求，求子、求財、求功名，求壽、求安、求如意，求……，即便是名已成，利已就，也還要求子孝孫賢，壽康無量。學了佛，心還在這無止境的世間凡情上打轉，因地不真，感召的是軟冤家牽纏，屆時如何了脫？

了脫的信念，是要一再自我提醒確認的，因爲偏離了航道，目的地就不相同，尤其現前的那一念，不時地耽溺在安逸的順境中，學佛的初心也就會模糊而起變化。

蕩祖說，學道貴有品格，有識量，如果有品格無識量，不足曠超千古，猶無品格也。有識量無品格，不足砥柱中流，猶無識量也。品格識量兼具，則不被眼前活計所局，時流習氣所遷。

啊！走在佛道上，能否成就，不是在財力的厚薄，名位的高下，壽命的長短或子孫的賢不肖。而是在品格操守的高低，見地的深淺及心量的寬狹上分軒輊的。且反觀自己的道眼，是昏花或清明？道行，是紮實或虛浮？困於眼前高築的名利恭敬而忘失道心了嗎？惑於時下的流行習氣而晏安怠惰了嗎？對於生從何來？死往何趣？毫不驚怖嗎？確定走在了生脫死的路上了嗎？一等地澄清，將幫助我們揀別邪正，歧路知歸，乘著擇法眼的指引，腳踏實地的修行，正路蕩蕩，要論普度眾生，這才有些消息吧！

# 不以拙示人

古人云：「君子不以拙示人」。拙是自己的的愚痴處或不到處，修行人若放縱貪瞋痴，染穢身口意，便算是以拙示人。

蓮池大師曾警策出家人三十二條不祥事，這三十二條，條條均與貪瞋痴有關，茲特別列舉與瞋怒相關的七條於後：一、佛前罵人，不祥。二、法座上呵叱人，及輕口斥前賢錯謬，不祥。三、當食罵人，不祥。四、清晨罵詈人，不祥。五、出言動輒麤重，令人難當受，不祥。六、病中瞋怒服事人，不祥。七、逢水早等，怨恨天地，不祥。大師認為這些行爲會導致折福折壽，多遭殃咎，所以不祥。而諸多不祥中，特舉與瞋有關的幾條，乃是因爲瞋的相狀較麤重，容易辨識，也就容易捨離。

出家人本來就事事整飭身心，處處會向心地法門。而在家人，身不出家，心可是要練習出家的。這分練習，可以由較容易的「戒瞋」做起。因此照大師所示七條，自然不能於惡色、惡味、惡言、一切違情境，起瞋惱心。當然理上是明白白，可遇境逢緣，偏偏壓不住，忍不過，這種情境大師解釋說：「人有解有悟，此只是解而未悟。」想想原來煩惱起時，不知往內心覺照，是有解無悟，或甚至連解也沒有，豈不是愧煞人也？

慚愧之餘，總要想點辦法，雪公曾言：「假君子勝過真小人，畢竟假君子，不敢在眾人面前猖狂作惡。」這話不是在提倡作偽君子，而是認可他還有點善惡觀念。因爲要調伏惡習氣，總是要一再地掙扎克服，若程度未到，姑且依世間力，時時在人前裝作不貪不瞋不痴之人，久而久之便能以法攝心，攝久了習慣成自然，因而生定發慧也未可知，如此一來，強似那人前人後猖狂作惡，徹徹底底的真小人。

當然修行不是做給人看，不是裝點門面的。可是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看不見自己的不到處，任憑貪瞋痴率性而爲，則獨處時，又如何能期待他居敬戒慎呢？所以古來戒律，講究威儀細行，獨居處眾，都有界畔，平素有個大眾威德在攝我，令我識得拙處，不敢示於人，最後再就認識的這拙處，作自家落實的修行工夫，豈不甚善哉！

# 君子非常人

雪公曾言：「君子非常人。」一位有德的君子，立身處事，跟一般世俗人不一樣，世俗庸碌之人，凡事以個人利益為著眼點，甚或犧牲別人，來成全自己。而君子則處處考慮到別人，在這競爭激烈，利字掛帥的社會裏，有人會想到他人、公家、團體、乃至社會國家，這樣的心地，是何等的與眾不同！

俗云：「疾風知勁草，國亂識忠貞。」在風和日麗的時節，原野上的每一株草，都能夠長的繁綠茂盛。可是，一旦狂風吹起，大部分的草都望風披靡，歪的歪，倒的倒，唯獨有韌性最強，根紮得最深的，依舊迎風酣戰。同樣的，在太平盛世，每位臣子看來都忠心耿耿，而國家發生災亂時，大半人都樹倒猢猻散，也只有在這時候，才看得出那一位是真正的忠肝義膽。

蘇東坡十歲的時候，母親教他讀范滂傳，他看到母親掩卷嘆息，便向母親說：「兒子長大後，假如也像范滂一樣，母親妳認為怎樣？」蘇母說：「你假使能夠像范滂，我難到不能當滂母嗎？」

范滂是東漢時，很有氣節的君子，以敦厚、質樸、遜讓、節儉美行，被推舉為孝廉，後因黨錮之禍，三十三歲便遭誅殺。臨刑前，范滂與母親訣別時說：「弟弟仲博非常孝敬您老人家，他一定會好好供養您的。滂將隨著父親龍舒君歸赴黃泉，存亡彼此都有所安頓。唯有跟母親大人割捨恩情，十分難以忍受，望母親大人，不要過於感慨悲傷。」滂母說：「你今後能夠與李膺、杜密等賢臣齊名千古，死了，又有什麼憾恨呢？既有了美好的名聲，又想求得長命百歲，這兩件事可以兼得嗎？」范滂跪著受教，再拜而辭別，路上行人聽了，沒有不涕流滿面的。

君子的美德，千秋萬載都足以撼動人心，這段歷史佳話，也為人廣為傳誦著。君子人生命的價值不在溫飽，不在權貴尊榮，道義在君子的實踐下，一股威凜的德風，超出時空地化導流俗，喚醒世人。學佛人，立身處世，當然要以德為本，能當位君子，立住人格，才足以窺探佛家出世的堂奧。

# 蓮中火

多年前，有位居士便十分憂心的說：「整個社會快速的在變，變得一年不如一年，變得短視近利，電視、報紙、書刊，無不以誨淫、誨盜為能事。希聖希賢的字眼，連大學中文系，也無有教授會提及。如此說來，這股澆漓的世風，很快的便會滲進到學佛團體，屆時，肯發心，願意老實修行的人，勢必愈來愈少了，佛教徒的品質，也就會隨世風而日下了。」

果如所言，現今我們的社會，民生富裕了，飽煖之餘，思起放肆慾望來了，未經教育的暴發戶，豈知富而好禮的境界？這社會誠如 印祖所謂的：「人道退步，畜道進步」，實在堪憂！ 印祖云：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八個字，乃做人之規矩準繩，人若不在此八者上致力，即謂之亡八字，八字既亡，便是衣冠禽獸矣！」

環顧周遭環境，真是增長貪瞋癡的造業大染缸。披著人皮而禽行獸語的眾生，無所不在。業海茫茫浪滔滔，五欲場中，種種惡緣，如沸湯烈火般地灼傷修行人已生的善根。社會迷漫著一股穢濁之氣，令「君子懈其自修，小人敢於造業。」修行人若不大省察，痛切覺悟，不知不覺中，隨著日子的流逝，道行也流逝了。 雪公言：「在家不修行，喝茶、看電視，將來只往三途去。」三途路險，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共業如此，稍不警醒，在生活的薰習下，狂瀾難挽啊！

七科道品中有一科四正勤：已生惡令速斷，未生惡令不生；未生善令生善，已生善令增長——如此平實地提示著我們，處此濁惡之世該如何警策自己？佛家常以蓮花為喻，想來要出污泥而不染，進而成為火中蓮，的確需要有些功夫！

# 一線光明

「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老天要如此嚴厲的懲罰我們？」一位藝人在九二一集集震災募款中，聲淚俱下的哭訴著。

五十年來，老天爺對臺灣百姓實在眷顧有加，食、衣、住、行都豐饒而有餘，卻不道這次大地竟毫無預警的撼動了起來，級數之強，足以讓許多人曾擁有的富足與安樂，一夜之間化為烏有，整個臺灣頓時陷入惶恐與不安——如果說這是老天爺的懲罰，這一著實在有夠慘重。

從媒體上看到南投縣彭百顯縣長，雙手握著一大把點燃的香，伏跪在埔里的大地上，沉重地向蒼天哀禱，神情是多麼無助與苦痛。地方父母官，眼看著成排的屍首，處處斷垣殘壁，成群的百姓，流離失所，昔日的靈山秀水，霎時間成了窮山惡水，一縣之長，怎能不忐忑驚悚，惶惑無地呢？蓮池大師說：「香由心生，心由香達，不居三際，可遍十方，諸佛聞之而加護，群生於此以蒙薰。」如此說來，不只縣長，眾生都要燃香在佛前，深深懺悔，並求哀愍攝眾。

再者，這次臺灣的百年大地震，對修行人可說是個大示現與大考驗。佛經上一再昭告我們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。」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」九二一的皮膚之痛，總算讓我們見識到了生滅遷流，滄桑易貌，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的無常苦空。借此我們能夠確實看破身心世界，了然世間一切境界的虛偽無主，則於苦處起覺悟，也算在苦下的行相，有所體會了。

雪公說：「眾生只要肯覺悟，就有希望，就透出一線光明。而心只要放在公上，就是往光明的路上走。」有了覺悟，便不會在個人的順逆窮通上執著煩惱，有了覺悟便能將種種惡逆境界，盡皆看作真實受益處。不但自覺，進而覺他，也幫助眾生看破身心世界，心地一轉，境界隨變，危機轉機，但看個人，渾沌的天搖地動，這就透出一線光明。

不管過去我們做錯了什麼？這次大地震，突然震出了許多人性的光明面，全臺不論政府或民間，大企業或小百姓，大家無不傾囊輸捐，休戚與共，彼此挽起袖子，投入救災工作，風雨同舟的同胞愛，令人感動。這是災後重建的力量與希望，我們知道厚德才足以載福，這人心的自省與凝聚，將引領我們邁向光明大道。

## 善護譏嫌

慈舟大師言：「四眾共修的道場，幹的是很危險事。四眾共修道場，佛在世時頗為盛行，每次法會，皆有四眾弟子。到了末法時代，這樣道場，建一個倒一個，佛法受了很大影響。印光老法師不贊成建四眾道場，就是這個原因。究竟四眾共修能否舉行？完全繫屬在人的知見正大與否？規矩嚴肅否？按律來說，所有方丈客堂及各寮房，均不容許女眾久坐久談。雖自信心地光明，要行菩薩道，但亦要善護譏嫌。無論當眾背人，均非佛法不說。」

以上是五十年前，慈舟大師為四眾道場所發出的藥言。五十年後的今天，男女的接觸更開放自由了，隨著女權的抬頭，在職場，在道場，兩性的共事共處機會增多了，這「譏嫌」稍不慎護，不論出家，在家，難保不落得身敗名裂，自取其辱。

記得 雪公在世時，便時時警勉弟子：「孤男寡女，不可共處一室。」並言：「凡有女弟子來訪，不論老少，必得二人同行。」其用意就在防非正亂，善護譏嫌。老人有首「偶感」詩之：「我正責人過，山僧低兩眉，只將因果理，直說不分誰。」八九十歲的老人，對男女之事，依然戒慎，並以身教、言教時時警策後學晚生。年輕時，做錯事有師長嚴正的訓誨，那是莫大的幸福。等到年歲漸長，言行有乖，他人只會在背後指指點點，有誰敢正面規勸呢？尤其犯到男女不端，難於啓齒的晦澀事，又有誰會諤諤相諍呢？

佛門以戒為身、口、意的軌則，叢林僧團依賴戒法來維持身心，並靠大眾威德力，來互相警勉。因此，有心之長老，無不以森嚴的規矩，來護法護教。而白衣學佛，除了守戒，更要謹守倫分，男女之間，不得逾矩。君不聞天界，只要二人執手，或二目相視，或兩人對笑，均屬犯淫。吾等既已學佛，要知因果不爽，取法乎上，且得乎中，取法乎中，斯為下矣！而今世法澆漓，更要嚴飾身心，正大知見，才算是堂堂正正的佛弟子。



# 真 實 佛 弟 子

明倫的三十歲，正逢二十世紀末，此時世人除忙於電腦Y2K的測試和擔慮外，也忙於迎接新世紀的第一道曙光。一個嶄新的電子資訊時代來臨了，它將有如過去工業革命一般，再度大大地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。而修行的你我，要如何走過這五彩繽紛的時光隧道，不目眩神搖地迷失了方向呢？

不論時代如何急遽變遷，畢竟我們都還是人道眾生，沒有出離或超昇。眾生的痴闇，依舊要仰賴佛日來破解，而「閑邪存誠，敦倫盡分」，永遠是人的本分。新新人類，標榜個人主義，標榜活出自己，立意本在發揮潛能，可是走偏了，難免踏上馳逐五欲的路途，說穿了只是痴迷昏惑，不明因果的可憐眾生。

蓮池大師曾言：「修行人要簡約清淡，方有道氣。」雪公也言：「世味淡，道味始甘，修行要力避塵染。」所以吾等佛子，切莫因屈就新新類人的風尚而鬆動了對佛法的信受。

印祖說：「無論何人何事，都要將有大利益的事，認真做，則一切空套子，假面具，都成真實功德，真實人方是佛弟子。」

是的，我們盡形壽都要做一位真實的佛弟子。真實佛弟子，居心、動念、行事，都要以真實不虛為主，不隨境緣所轉，以對治習氣為修行第一步工夫。印祖又說：「每有學問愈深，習氣愈盛者，此乃以學問作學藝耳。故其所學愈多，畔道愈盛。」修行與學藝，這幾微間的差異，學佛人，不得不明辨檢省啊！

時確有古今，然智慧的言語，卻歷久彌新。雪公曾言：「凡辦一件事，必先根本解決，這根本就是欲治外，須先治內，欲化他，須先正己。不然的話，就是徒勞無功，且是不出至誠，近於欺偽。」祖師大德以躬行實踐，直誠無偽，清淡簡約，來莊嚴身心，並引導眾生。願在這千載難逢的世紀交替中，我們也以真實佛弟子來努力跟進，蕪穢盡處，天真微露，這才是新世紀的新氣象！

## 門寶三入

您入三寶門了嗎？

慈舟大師說：「三寶之門，是無形無相之門，得法的，一下子就進門，不得法的一輩子也進不了門。」

修行人受皈依、受五戒、受菩薩戒，怎會進不了三寶門呢？受戒要得到戒體，得持戒才能真正受用，因此整天在佛門穿梭，卻不見得進入三寶門的是大有人在。

大師又說：「入門之道，首要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，即與三寶之門相通。」原來這無形無相的進門祕訣，就在發菩提心。這發菩提心，就是發由迷轉覺的心，因為無明蓋住了吾人的本性，於是由覺入迷，迷後起心動念，皆是煩惱用事，從此就入了生死苦海。一旦眾生發起了菩提心，也就是覺知到世間是無常的，一切境界都是假的、苦的、不自在的，緣此自覺，而且覺他，漸次可以出離，達到涅槃彼岸。所以修行人，首要發菩提心，才算入三寶之門。

雪公也說：「了知煩惱是性的賊，必藉菩提來充門衛。但是防賊不是偶爾的事，總要隨時加以警覺，少一疏忽，賊就會衝進來。菩提也須時刻發心，若少懈怠，煩惱就來纏縛本性。」

是啊！走在佛道上，那一位不知道「發菩提心」這幾個字？然而「勇猛心易起，長遠心難發。」身居娑婆世界，退緣總是無聲無息地摧毀淺薄的善根，稍一疏忽或懈怠，已生的那一點點善根，便被財色、名利，或生活的享受等等誘因，沖得昏頭轉向，這也就是行者雖多，成就者少的原因啊！

話雖如此，長遠心難發也得發，去一分的塵垢，便放一分的光明，去十分的塵垢，便放十分的光明。警覺到退轉了，趕緊回頭，心地污穢了，接著再以布來擦拭，務必讓妄想煩惱瓦解冰消，這才能顯妄成真，轉凡成聖。當舉世在為新年放煙火、放天燈、鳴汽笛、歌舞狂歡的當兒，讓我們也以「不退菩提心」來自我勉勵和期許，並願「法輪常轉，佛日增輝。」阿彌陀佛。

# 金貼

在佛教國家——泰國，有個很特別的風俗，就是凡到寺廟膜拜的香客，都會買上幾枝蓮花及金箔來供佛。在佛前供花、果、香、燈，這是我們所熟習的禮俗。至於供金，則是彼國所獨有。這金箔要如何供養呢？在泰國進了佛寺大殿，脫了鞋，禮完佛後，便可將金箔往佛身上貼，任何部位均可安貼，即此祈福，並表示無上的尊敬。

另外在現實社風中，凡有人自我膨脹、自我歌功頌德，私下就難免被嘲諷為往自己臉上貼金。而貼金本是無上的供養，也是普及於泰國民眾生活中的一種習俗，只因貼的對象不同，產生的結果，也就南轅北轍。

求名、求利、求恭敬，是世俗人所汲汲營營的，但修行人卻要時時自我戒慎，因為六塵非能惑人，乃人自尋妄惑。比如禮讚如來，功德無量，自我頌讚則只長養慢心。語云：「蓋世功德，當不得一個矜字。彌天罪過，當不得一個悔字。」一個人功德再大，矜誇自讚，所有功德便煙消雲散。如果再加上自讚毀他，則非但無功反而增過了。

古人自牧愈卑，其品愈高。印祖臨終前，還交代德森法師：「光死，決不與現在僧相同，瞎張羅、送計文，開弔、求題跋，斂些大糞堆在頭上以為榮。」又說：「好好的佛法，就教好名而惡實的弄得糟透了，吾人不能矯正時弊，何敢跟到斂大糞的一班人湊熱鬧，以教一切人為自己多多斂些，意欲流芳百世，而不知其實在遺臭萬年。」看看祖師出格的見地與拔俗的風骨，連死後的讚譽與開弔，都視為糞土，則修行人豈可隨俗流上下，自讚毀他？古德云：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。」撥卻浮名幻利的迷雲，心月高懸，超方的識見與千古的品格就在這裡！

# 安公

雪公曾云：「儒、釋、道三家主要的旨歸各不相同。儒家重在公安，佛家在無生，道家則是求長生。」道家修鍊到終極是飛昇成仙，長生不死。佛家是修出世大法，要跳出六道輪迴，而達到不生不滅的境界。儒家則以世間法為主，教化一人恪守本分，互讓互助，彼此相安。

臺灣經歷近三十年的長治久安，人們習慣於安樂與富足，去年九二一的大地震，霎時間，竟讓許多人噙著淚水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而今年三月分，臺灣又經歷了一次競爭激烈的總統選舉，許多父子、夫妻、親朋戚友，因支持對象的不同，甚至發生口角、鬥毆及產生嫌隙，這次激烈的選戰，助長了許多人性爭強鬥勝的惡根，在街頭搖旗吶喊，表達不平與失落的，竟也涵蓋了緇素二輩。

短短半年間，臺灣經歷了大地震的天崩地塌與總統選舉的情緒風暴，社會上產生了二種不同的傷口，前者需要鋼筋水泥、砂石、樹苗來重建，後者則要道德觀與是非觀的重建。天災人禍，人禍天災，古今中外不斷地在歷史舞臺上搬演。雪公曾云：「皇帝無福，百姓遭殃。」在上位者如果無福的話，受害的就是百姓蒼生。而福報並不能憑空掉下，是要靠累積德性，善護三業來栽植的。易經上說：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」正是這個意思。因此古來有德君子，每逢天災地變，都閉門思過，反躬自省，深恐言行有虧，為國家帶來不幸。

有形的傷口，容易癒合，無形的傷口，較難撫平。如何將人們的性靈，再往上提升，這有待大家的覺醒與努力。現今民主時代，人民既是頭家，官要修德，民也不能放逸，先人所積的福報，豈容揮霍？須知世間從沒有什麼官位、財物可以永恆地佔有，君不聞：「千年土地八百主。」凡做任何事前，是先要想到公安才能己安啊！修行人經歷了無常的天災及動盪的選舉，更要心生警惕，奮力跳出這紛紛擾擾的大漩渦，跳起起惑造業受苦的輪轉模式。願我們的社會，官是清官，民是順民，公安之下，梵音好宣流。

# 善女人藍天

常聽人言：「女人業障深重。」這句話包含了多少無奈與慨嘆！人生於世，那個女人不嚮往幸福與美滿，可是又有那位女人沒有或多或少的辛酸與血淚呢？所以業障深重是身為女人的共業。但是學佛之後，大家都明白「共有不共」的妙理，因此這業障是有方法可以轉化的。袁了凡的故事，佛教徒都耳熟能詳，同理透過後天的修善養德，善女人一樣可以為自己開展出一片遼闊而明淨的藍天。

其實不論佛經或儒典，對善女人都有語之諄諄的告誡。釋迦牟尼佛告訴玉耶女：「女人不要以為容貌長得端正，便心生驕慢，要知形貌上的端正，並非真正的端正，只有心術上的端正，才會獲得人們的敬重，這才是真正的端正。」心端意正，是善女人消轉業障最根本的辦法。佛陀又對玉耶女開示了很多身為女人，與翁姑、夫君、兄妹、奴婢等相處之道。同時又指示玉耶女，不要好事嬉遊，道人長短，更不可逞口舌之能，製造是非，為人輕賤。古語云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無疾而死。」一位女人，如果為人輕賤，老是受人指指點點，這樣生理雖沒毛病，卻會因周遭毫無善緣，而四處碰壁，抑鬱寡歡而產生心病，所以善女人應自重自愛，不為人所輕賤，不增添惡緣才好。

中國先賢，也訓勉婦女要堅守四德，即婦德、婦功、婦言、婦容。有婦德的善女人，溫柔敦厚，堅貞瑩潔。有婦功則勤快周慎。婦言是要溫厚簡婉。婦容則以樸素嫺雅為主。這可說將一位女人，由內到外的修為標準，詳盡地概括到了。如果這些內闡之訓，善女人能夠切實自我要求，付諸實踐，也一定可以減輕業障，身心安泰。

常聞：「富貴學道難」而阿含中有道是：女人因多貪欲、多嫉妒、多口舌、多婬意，墮地獄的自然也多，則女人學道尤難，既難於學道，障深業重，何由得出？俗云：「擒賊先擒王。」善女人惟獨有徹底拋棄驕慢怠惰、艷冶邪諂的習氣，端心正意地往「道」上求，才能轉化這累劫的業障。正如印祖所說：「縱令是天姿國色，依舊糞袋革囊，既戀幻形，何悟妙性？」若能看破幻質，正念自守，又那有男相女相，誰人障重的分別？